

李民发 著

「铁公鸡」的

官运



TIE GONG JI
DE GUAN YUN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闽) 新登字05号

“铁公鸡”的官运

李民发

•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2.875印张 2插页 268千字

1992年6月第1版

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 000

ISBN 7—80534—446—9

I·347

定价: 4.80元

目 录

马班长闲话.....	(1)
“灶王爷”新话.....	(104)
“铁公鸡”的官运.....	(217)
闹市附近的小院	(290)

马班长闲话

一个人在他生活的道路上，不知要碰到多少个“第一”：第一次认字，第一天工作，第一回恋爱，第一……这许许多多“第一”，往往会给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，同刀刻斧剁一样，深深地铭刻在心头。我也有着许多个“第一”，它们也都同样给我打上了烙印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其中，最让我难忘的是到铁路局工作第一天的所见所闻。它像一块巨石，投进我的心海，激起了阵阵狂澜，它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一再鼓动着拿起笔，把它详细地追记下来……

十三级的老门卫

从铁道学院毕业，我被分配到铁路局，给局长李路同志当秘书，上班的第一天，就遇到了一件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。

那天上午，局长到省委开会去了，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看报纸。突然，房门咣当一响，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头来。他大约有七十来岁，瘦骨嶙峋，就像一个风干了的紫萝卜，抽抽巴巴的，一套小号的工作服穿在身上，还

显得甩甩荡荡的；光着个葫芦头，满头斑白的短发，参差不齐，扎里扎乎；一张黑苍苍的脸，好似一颗烟熏火燎过的大核桃，满是纵横交错的深深皱纹，中间还夹杂着几块大小不一的紫红发亮的伤疤；高挽着裤管，露出了两条青筋道道的细腿；脚下是一双“踢死牛”的千层底布鞋……一进门，他就如同回到了自己家里那样随便，顺手拉过一把木椅子，带着那双沾满疙里疙瘩黄泥巴的布鞋，往椅子上一蹲，解开纽扣，袒露出那肋骨根根的古铜色的胸脯，抖动着衣襟，忽悠悠地扇着风，一边扇一边还粗声大气地嚷着：“娘卖乖，这熊天气真热！”好像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局长办公室。

我吃惊地打量着这个干瘪而又放肆的老头，心中便先有三分不快：真不像话！这里是局长办公室，不是自由市场上的茶水摊，由得你去大喊大叫，就瓮声瓮气地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老头瞥了我一下，粗喉咙大嗓门地说了声：“找小李子！”拔出了那杆插在裤腰上的旱烟袋，叭哒叭哒地抽了起来，边抽还边不满地嘟哝着：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……”抽完一锅，在椅子撑上当当一磕，又装上一袋。烟灰落在明光锃亮的水磨石地板上，显得特别刺眼。

我再也看不下去，狠狠瞪了老头几眼，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：“我们这里只有局长，没有什么小李子，你到别处找去吧！”

我这话不知戳到了老头子的哪根神经上，他噌地一下从靠背椅上跳了下来，用铜烟袋锅敲着局长办公桌上的玻璃板，瞪起眼珠子说：“两个月没见，他连姓都改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我被老头“将”住了，真是屎壳螂钻进烟袋锅——干憋火，瞅着地板上他踩出的那几个泥印子，转攻为守地嘟囔着，“他不是小李子。人家都快六十岁了。”

“六十？哈哈……”老头的脸上多云转晴，毫无拘束地放声大笑起来，引得好几个人在门口探头伸脑地往里张望。

“看什么？没见过？滚！”老头半恼半怒地喝斥着门外的人们，直到他们吐着舌头走开，才回过身来对我说，“你少见骆驼不说牛，他就是八十，我也照样叫他小李子。”

好大的口气！我不由一怔：说不定这老头有点来头，就改变了口气说：“你找局长有事啊？”

“没事我晴天大日头地跑十多里路来找他？吃饱了没事干撑的！”老头斜睨了我一眼，半责怪半劝告地说，“你别开口局长闭口局长地叫个没完，他没名没姓吗？当了个半大不小的官，就把名字都卖了！”

“人家本来就是局长嘛，不叫局长叫啥？”

“局长不是肉体凡胎的人？比你多生只耳朵还是多长只眼？年轻的，别卖乖弄巧，学得酸里酸气的，叫人听了倒胃口。”老头说着，再次敲了敲玻璃板，“呸，说正经的，他钻到哪去了？”

“到省委开会去了。”我虽然心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局长就是“小李子”，但口头上还是违心地认可了。

“咳！老子要是一烧香，观音菩萨就要转屁股。平常没事，三天两头打电话叫我来玩，等真的有事来找，那小子又来个小鬼不见面……”老头高声嚷着，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转了两圈，掏出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交给我，用命令的

口吻说了声，“等会交给小李子！”连个招呼也不打，扣好纽扣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“真是个怪老头子！”我小声自语着，目送他那一颠一颠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，才展开那张纸，只见上面写着十来个小孩拳头般大的字：

老子不当门卫了，要退休。

马班长

看着那些缺撇少捺、丢点添横的字和那张戳得满是大窟窿小眼子的纸，我心里嘀咕开了：他是局长的什么人？同乡？不像。局长虽然说的是普通话，但说话中总不免要掺杂着一些陕北腔，一听便知道是陕北人；而他的言谈话语之中，既有湖南音、四川味，也有陕西腔、河南调，而且还不三不四地夹杂着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土语，南腔北调的说不出是哪里人。亲戚？也不像。那么，是局长当“走资派”时交的朋友？对，有门儿。只有经过那种风雨同舟、患难与共的人，才会这么放肆、随便……

我正嘀咕着，局长开会回来了，就转告他说：“刚才有个姓马的老头来找过您。”

“姓马？”局长略一愣神，“我不认识一个姓马的老头啊！”

“不认识？可他——”我不知该怎么说，便把马班长的条子交给了局长，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

局长接过条子，只扫了一眼，便噗哧一下笑了：“这老

头也真怪，有事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呗，何必劳神费力地大老远跑来……”

“怪？怪事还在后头哩！”我笑着打断了局长的话，“您头发都全白了，那老头还开口闭口地叫您小李子。您说怪不怪！”

“这有啥怪的？”局长不以为然地说，“别说我这么个小萝卜头，就是省委书记刘通同志，他也照叫小刘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我大为惊异，“他一个看大门的老头……”

“看大门的？你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？”局长提高了声调说，“他这个看大门的可是非同一般，1927年参加红军，1928年入党。论资历，恐怕全省也挑不出几个能和他相比的！”

“啊！”我大惊失色，像截木头桩子似的僵在了那里，瞠目结舌地看着局长。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。马班长给我留下的印象，和我在小说里、银幕上所看到的老红军的形象相差得太远，“这是真的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！”局长非常严肃而又十分肯定地回答，那口气简直是不容置疑的。

我禁不住惊讶地叫出了声来：“想不到这位姓马的老头……”

局长微微一笑：“马班长可不姓马。”

“不姓马？”我更懵了，迷惑不解地问，“那他姓啥？”

“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姓啥。”局长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我坠入了五里雾中，疑惑地喃喃自语道：“天底下哪会有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的人呢？”

“这也没啥值得大惊小怪的。”局长沉吟有顷，慢慢地说，“听刘通同志说，马班长原来是个孤儿，刚生下来不几个月，就被父母扔在了大路旁，多亏碰上了一位好心的长工，抱回地主家的长工棚，稀一口稠一口，饥一顿饱一顿，把他养活了下来，稍大一点，他就给地主去放牛，人称‘牛伢子’16岁那年，他正在山上放牛，碰上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军，就赶着五条牛，跟着队伍上了山，成了一名小红军战士。由于他不晓得自己姓名，红军的花名册上只好写‘牛伢子’三个字，代替他的姓名……后来，红军接连打了几次胜仗，缴获了一些战马。因为他是在长工棚里长大，很会摆弄牲口，就当上了养马班的班长，大家都叫他马班长，红军的花名册上也就由‘牛伢子’变为‘马班长’。这就是他名字的来历……”

局长说得那么有鼻子有眼，我不信也得信，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感叹号，想象和艺术中的老红军，只好让位于马班长这位现实中的老红军了。在我的思想上，一个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和一个看大门的老头，二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。然而，这两种人，却出人意外地在马班长身上得到了统一。我脑子里不由产生了一个大问号：一个全省资历最长的老革命，为什么现在竟然是个门卫？我苦思冥想，进行着假设、推理和演绎，最后归纳出两条理由：一是多次犯过错误，职务一降再降，最后成了一个没法再降的门卫；二是中途脱党，解放后又找到了党组织，领导上念他早年参加革命，

给他安排了个工作……

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，啥事都爱刨根问底，就问：“马班长为啥现在才是个门卫？”

“这我一两句话可说不清。”局长回答。

“那是不是……”我欲言又止，绕了个大圈子，对局长展开了迂回包围，“我和马班长虽然只接触过一次，但从言语举止中发现他脾气有些暴躁，而且还爱骂人，是不是他为此犯过错误？”

“脾气暴躁固然不好，可也比那些拨一拨动一动、扎一锥子不见血的榆木疙瘩强！”局长说，“至于错误，马班长确实犯过一些，我知道的就有三次：一次是他一怒之下，私自枪毙过一个作恶多端的日本俘虏；另一次是他没弄清真假，毒打了一位白皮红心的维持会长；还有一次是他一听枪响，就把班里的事扔下不管，一个人跑到前面打仗去了，结果丢失了两匹战马。为此，他没少挨首长的训，但却没受过任何处分。你说他爱骂人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”

“那可能是他一见您就不骂了。”我说，“今天他只和我说了几句话，开口就骂‘娘卖乖’……”

“噢——”局长淡淡一笑，漫不经心地说，“那不过是他的口头禅罢了，有时候是表示愤怒，有时候又是表示高兴，这没有什么。”

我假设的第一种情况被否定了，便又问道：“那马班长可能是脱过党吧？”

“放屁！”局长好像受了奇耻大辱似的，脸倏地变了色，两手痉挛般地颤抖着。好久，他才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

情绪，盛怒未消地说，“真是乱弹琴！脱党？脱党没有马班长的份！五次反围剿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，哪次少他了？他身上的伤疤，比你的年龄还多一倍，大大小小的有五十七块……”

好一阵，局长才慢慢地恢复了常态，带嗔似怨地说：“你呀，脑子里多了根没用的弦……这又不是做几何题，先来个假设，然后再想办法证明。”

我的两种假设都被局长否定了，只好直截了当地问：“那马班长为啥至今还是个门卫？”

局长实在经不住我的软缠硬磨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。好吧，我给你讲几个关于马班长的故事吧……

“抗日战争时期，马班长是我们旅部的养马班长，我刚参加八路军不久，是他班里的一个普通战士。当时，他的任务虽然是养马，但却有些不务正业，是出了名的‘拚命三郎’和‘打仗迷’，只要一听枪响，就非要想个点子去过过瘾不可。要是他能打个痛快，我们也跟着沾光，全班放假一天那是少不了的，只要他的津贴费还没花，请大家喝上二两那也是常事。如果有一次战斗没挨上他的份，那你就等着瞧，全班至少三天不得安宁，他摔盆子打碗，训这个骂那个，见个老槐树疙瘩也要踢三脚。我们还好说，躲出去就完了，反正那两天他不会点名。那些战马却倒了霉，动不动就要挨鞭子……

“有一次，我们旅奉命去攻打一座被日寇占据的县城，要敲碎那把挂在抗日根据地大门上的铁锁。那次战斗，对我

们、对敌人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双方都拚了命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，从天黑一直打到后半夜，也没见出个分晓，只听那枪炮声像炒爆豆似的响成一个点。

“眼看着别人在前面拚死拚活地厮杀，流血牺牲，而我们却只能窝在马号里守着那些战马听响声，大家心里都火烧火燎般的着急。尤其是马班长，更是急得嗷嗷乱叫，像只热锅上的蚂蚁，在马号里团团乱转，搓手，跺脚，发火，骂娘，看那样子真比一个老烟鬼犯了瘾还要难熬。可是他也没咒念，因为旅长下了死命令：旅部机关的谁也不准离开自己的岗位！”

“大约又过了一两个时辰，外面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。我们都以为县城攻下来了，长出了口气，纷纷跑出马号去打探消息。只有马班长显得与众不同，不但不高兴，反而气更大了，飞起一脚把只脸盆踢出老远，怒冲冲地说：‘真他娘的投错了胎，这养马班不是人干的，别人吃肉，老子连骨头都啃不上，说出个大天来老子也要改行……’

“我们走出马号，迎面碰上了旅部的通讯班班长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前方跑来，连忙拦住他问：‘王班长，俘虏了多少？’‘俘虏个屁！’王班长气喘吁吁地说，‘刚攻到城边，二团长就牺牲了，队伍退下来了’……

“这真是一声晴天霹雳，把我们全惊呆了。二团长是马班长从小一块玩大的好朋友，热乎得像亲兄弟，平常要是弄到点好吃的，哪怕有上个三五里，也要给马班长送来，有人曾开他们的玩笑说：二团长吃只蚊子也要给马班长分两个翅膀！现在，二团长牺牲了，马班长非大哭一场不可……没

料想，马班长不仅没哭，反而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，只是脸色变得铁青，两眼直愣愣发呆，上下牙巴骨碰得咯嘣咯嘣响。他愣着愣着，突然猛一跺脚，大吼了一声：‘娘卖乖！’发疯似的向旅指挥所跑去。

“我们都不知出了啥事，一齐追了上去，只见马班长抬脚踢开了旅指挥所的门，一阵旋风似的卷了进去，朝着正紧锁着双眉来回踱步的旅长大声喊道：‘你让老子去当二团长，敲不开那个王八壳你枪崩了我！’”

“旅长是和马班长同年参加红军的战友，平时只要一有空，就往我们养马班跑，同马班长说笑打骂地摆起龙门阵。这时由于火烧眉毛，也顾不上那些了。他只是把马班长盯了几秒钟，把自己的手枪往马班长手中一塞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‘去！天亮前结束战斗！’

“‘是！’马班长又大吼了一声，竟然双腿一并，破天荒地给旅长敬了个礼，提着枪跑了出去，边跑边咬着牙根发狠地骂道，‘老子就不信那些狗日的有三头六臂！’”

“马班长走后不久，前方的枪炮声和喊杀声又响了起来，而且比前一阵更大更急。我们班的同志都站在马号的门口，眼巴巴地望着那座黑黝黝的县城，心里像有只小兔子，怦怦怦地跳个不停。你别看马班长训起人来像下冰雹一样，不管人家受了受不了，噼哩啪啦地就是一阵子；骂起人来像打雷一般，一声比一声高，直到把你轰垮为止。不了解他的人准会说他是雷公转世，不通情理。我们班的都摸清了他的脾气，知道他是金刚面孔菩萨心，要是拿别人来换他，一百个我们也不干。现在马班长在前方拚命，我们心里能好受吗？

前方的枪声响成一团，我们的心则跳成一个点，那每一声枪响，都像是朝着我们射来。别人常用‘度日如年’来形容时间的难熬，可那时我们却是‘度时如年’、‘度分如年’……大家都替马班长吊着颗心、捏着把汗呀！

“黎明时分，前方的枪炮声又停止了。这时，我们本来那颗悬挂着的心，猛地缩成了一团，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眼，突突突地狂跳着，随时都可能从嘴里蹦出去。谁知这次停火是吉是凶啊，要是马班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……就在我们受着煎熬的时候，忽见马班长满脸鲜血、一头大汗，大步从前方跑了下来。时隔仅几个钟头，马班长模样大变了：那张紫黑色的脸膛，一下子变成了朵雨后的鸡冠花；衣服被撕扯得一条一条的，好像许多条飘带，随风摇摆；满头浓密的黑发，全被燎得卷了起来，恰似一团秋后的蒿草……老远，他就挥舞着手枪，朝着我们大喊大叫了起来：‘嘿嘿！老子今天才真干了个痛快，总算是过了过瘾！’

“见马班长平安无事地回来了，我们吊在半空的那颗心才算是落了下来。只看他那高兴劲，我们就知道县城拿下了。大家一拥而上，把他抬了起来，又抛又扔，直到旅指挥所门口才把他放下地。他走进了指挥所，一不报告战斗经过，二不汇报俘虏、缴获和伤亡的数字，而是把手枪往旅长手中一塞，只说了声：‘县城拿下来了，交差！’转身就往外走。

“‘牛伢子！’旅长叫着马班长的小名，把手枪又往他手中一放，如释重负地说，‘姜到底还是老的辣！枪你就拿去用吧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正式是二团的团长了。’

“‘你别没马硬拉牛驾辕。’马班长又把手枪还给了旅长，‘你要是那份心的话，以后有这样的美差，给我多来几次。现在老子不侍候，还是回去喂我的马。’说完，一溜烟地跑回了马号，抱起二团长送给他的那条破毯子，放声大哭……”

“事后，旅长来到我们班，好说歹劝，动员马班长赶快去二团上任。不论旅长如何说，马班长就是一句话：‘老子没得金刚钻，不揽那细磁活儿！’弄得旅长毫无办法，只好另派人去当二团长……”

“那次战斗后不久，我就离开了养马班，下到连里当战士去了。以后，部队一天天地扩大，我也越调越远，再也没见到过马班长。”

“1956年，马班长从部队转业到咱们局工作。当时，我是局长兼党委书记，见马班长来了，很高兴，满心想把自己的两个职务分给他一个。可是，不行啊，那要经铁道部批，只好说：‘老班长，您就委屈一下，先把工程处的担子挑起来，然后我再向部里去报告，给您另行安排个合适的工作……’”

“‘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你小子多会也这么斯文开了，一开口我就闻着有股子酸气！’马班长问，‘那工程处是干啥子的哟？’”

“‘四大件。’我赶紧扳着指头一五一十地说，‘修铁路，架桥梁，打山洞，盖楼房。’”

“‘好家伙，这么多事。’马班长皱起眉头，‘有好多人的哟？’”

“‘不多。’我回答，‘总共也就是四千六百来人。’

“‘乖乖，还说不多，足足有一个旅了！’马班长的头摇得像货郎鼓，‘我神小经不住大香火。不干！不干！’

“一个土炕上滚了一年多，我深知马班长的脾气，勉强不得，只好退后一步，征求着他本人的意见：‘那您想干个啥？’

“‘还是干我的老本行。’马班长不假思索地答道，‘喂马！’

“‘喂马？’我忍不住笑出了声来，‘哎呀，我的老班长，您真能给我出难题。咱们铁路局可不是军马场，哪有马让您喂哟。’

“‘没马？那……’马班长挠了一阵子头皮，‘那我就去站岗吧。’

“‘站岗？’我笑着摇了摇头，‘铁路局不设岗哨，只有门卫。’

“‘门卫？’马班长略加思索，双手一拍，兴奋地说，‘老子就干那门卫。’

“‘当门卫？’马班长说得倒轻松，我却坐了蜡，‘让一个1927年的老红军当门卫，这有些太不像话了！’

“‘像画贴在墙上！’我这话把马班长惹火了、愠怒地说，‘谁规定老红军只能当处长不能当门卫？好小子，当了个芝麻大的官就看不起平头百姓了。光凭这一点，就该把你的局长给撸下来！你看不起门卫，老子偏要去干那门卫，干定了！’马班长的犟劲又上来了，一把捞起身边的黄背包，大步向门卫室走去。当年的老旅长把他都没治，我这个在他

手下当过兵的小萝卜头，又有啥法子？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只由他去……

“马班长不当处长干门卫的事，成了一大新闻，很快就传遍了局机关，引起了不少人的猜疑和议论，有的说他是个傻子，是个怪物，有人甚至还肯定他神经上有毛病……有一次，他在洗澡时，一个小伙子指着他满身的伤疤说：‘马班长，你也真够冤枉的。别的不说，就凭这一身的伤疤，咋说也得弄个书记、局长干干！可你……’

“‘呸！’马班长没容小伙子把话说完，脸一下子就变了色，唾沫星子一溅老高地说：‘你小子拿钱不多管事不少！老子就爱干那门卫，有本事你把老子给撸下来……’

“别处的门卫都是三班倒，马班长却是一个人连轴转，没有星期天，没有节假日，连上厕所大小便都得跑。我看他确实太辛苦了，几次给门卫室增派了人，可是被派去的人每次都让他赶了回来。这还不算，而且每增派一次人，他都必定要跑到我办公室里大闹一场，拍桌子打板凳地说：‘你小子倒是大方，人多得没处使了？老子啥时误了你的事了？哼！别人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你小子当了家也不知柴米贵。对老子不放心放声屁，老子到别处干去，还非吊死在你这棵歪脖子树上？……’

“马班长独占着门卫室，一个人担负着三个人的工作。一晃半年多过去了，根据运输生产的需要，局里决定再建一个车辆段，专门检修货车。这可是块硬骨头，一般的人是啃不下来的，我一连找了好几个科级以上干部谈话，但他们不是强调业务不熟悉，就是说自己身体不好，谁也不愿去挂